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六二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六二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50·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52)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知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載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慨莫之及後儒實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間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黎洲黃子驥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後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雖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擊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闕之市可哀也夫義幼遭家難先師歿山先生視義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驢驘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毗陵鄭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義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義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義敘其節要義終不敢是則仲昇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尙有成局之未化也義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憐憫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衡之鑄後人但持瓦甌權枘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難越荷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池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隲上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數世人皆尾學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微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義序

重刻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歧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惟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尙修不尙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戴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戴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關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唱之苦心也夫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師說

黃宗義述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
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
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
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
將且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
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
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以一死抹過
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
吳董廉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
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
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
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
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蓋蓋至誠形著動
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
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
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
微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
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
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
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謐
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
傳則斷自麗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
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
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
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鋒鏖一輪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
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邸之獄係嘗朝第一案功罪
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

明儒學案 師說

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
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
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
書錄多就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
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第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
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
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子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
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
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
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戴
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
敗論人見事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
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
間甚矣貴人之無己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
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舞之盡
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道
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導向上工夫故
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乎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
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
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
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
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
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憲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發密思先生聖訓小
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
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卽是故先生亦
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
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達源與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掘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而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以智力與機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 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子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向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警教也而敬嗟企羨至為泣下子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子之所好者也此可為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聞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為入門四子為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體悟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

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慶號玉夫丁繼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剏詰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困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良知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啟寐烈耀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處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入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要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續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觀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鄒文潔公稱陽明必為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謹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漫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

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做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舊收攝保任之說實過諸此

王龍溪錄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乎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為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渠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錄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日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未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未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誠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

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爲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獨擬言之可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一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輯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閑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經 孟我驪秋 張陽和元什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狀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鄧進士遣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交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濤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濤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感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漫為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為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為宗旨可為衡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嘗上首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寬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要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轉轉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會侯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異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異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為學隨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慶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肝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李遠

余嘗親受教於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備矩其密繅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宿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既陋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理學援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雖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讀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翥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蠶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書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與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會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各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幽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復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旆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 劉邱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樂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瀟瀟先生元卿 學憲葛思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廉使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阜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嶺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衡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教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蘭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尙書孟我驥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良 王東崖先生錢 附 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機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文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侗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尙書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蒼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尙書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大學劉冲倩先生璠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大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百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平遠 恭定馬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溪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卷四十三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遯志先生孝肅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食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卷四十六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冕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儒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雨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靈潭崖先生翹

考功薛西原先生憲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鳳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蘇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守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總憲曹真子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烈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卷五十八

東林學案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卷六十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侍郎葉國適先生茂才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耿庭懷先生橘

卷六十一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震舟先生鍾繼 文選華鳳超先生九載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義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明儒學案卷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崇仁學案

豫章後學

夏繩祖 熊育龜
徐兆麟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柄
劉秉慎 李真寶
重刊

康齋倡道小陂一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間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惟輪爲大略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仇

胡鳳儀先生九韶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劄齋先生祐

大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明儒學案卷一 崇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夏繩祖 熊育龜
徐兆麟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光柄
劉秉慎 李真寶
重刊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拔藤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承業己丑親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子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執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兩中被養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鎌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去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譽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享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薦薦聖明過聽東帛邱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論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

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千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上十因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亭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第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入惠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真有益於可循臨川章奏謂其曰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難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爲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楊冠蓬首短衣束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子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第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易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官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書爲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說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第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愠色亦心諒非第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責心張廷祥元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九歲輪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會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論德之命意蓋若將挽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棄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養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

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壞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貴人密自治陳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擾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忍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素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小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濟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日之氣略無所撓陰清畫薰風徐來而山林閑寂天地自闢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念承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念爲言始欲下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齒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